

徐永昌協調南北

王成聖

一輩子都不過生日

一個父母雙亡，又乏兄弟姊妹，十四歲便孤苦伶仃，離鄉背井的流浪兒，能够完成最高軍事教育，出將入相，迭主綏遠、河北、山西省政。抗戰八年期間，出任主持參謀作業的軍令部部長，以迄頑敵日本無條件投降以後，尤且獲得中國軍人莫大之榮譽，經國民政府特派爲中華民國代表團團長，參加同盟國受降典禮，在東京灣米蘇里戰艦上，代表中華民國軍民簽署於日本投降文件之上，贏得風度最佳之同盟國代表榮譽。山西崞縣徐永昌將軍的一生，不是奇跡，決

非倖致，而是敦品勵學，正道直行，幾十年汗馬功勞，殫智竭慮，以點點滴滴努力奮鬥累積而成的輝煌收穫。

光緒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徐永昌誕生於山西崞縣沿溝村，時在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七，正中法之役新敗，日寇覬覦朝鮮，慈禧歸政光緒，中國



徐永昌代表我國受降返渝抵達白市驛機場

徐永昌協調南北

的內憂外患方始暫且告一個段落，更險惡的驚濤駭浪即將破空而來的前夕。自鴉片戰爭，西力東漸，沖毀了三千年來中國農村經濟的堤防，百業蕭條，氣象衰敗，以耕讀爲業的崑縣徐家當然也不能例外。

關於徐永昌的誕辰和命名，在此必須首先闡明兩點，第一，他的誕辰是十一月一日，而非由於他自幼父母棄養，流浪在外，連生日都不知道了。徐永昌從來不過生日不做壽，那是因爲他戛然不同流俗，認爲一個人的生日是屬於自己的私事，沒有勞煩親戚朋友的必要。其次，徐永昌字次宸，一般人誤書爲「次辰」時，他亦從不爲少掉一個寶蓋頭而提抗議，於是連若干人爲他寫傳，都以訛傳訛的誤作次宸了。

徐永昌的父親單名一個慶字，母親趙氏，兩夫妻以耕讀爲業，育有四個子女，徐永昌是最小的一個。在他上面的三位哥哥姐姐，不幸先後夭折。徐慶夫婦在徐永昌誕生以後不久，由於家鄉災歉頻仍，存身不住，帶着個小兒子往北走大同，到長城以南的大同去經商。徐永昌自幼聰明曉事，很能用功讀書。他七歲啓蒙，讀到了十四歲那年，也就是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中國北方拳亂漸熾。六月，徐永昌的母親病逝，十月徐慶身故。徐永昌哀慟萬分之餘，發現全家就祇剩下他一個十四歲不到的小男孩了。

更糟的是拳亂越演越烈，終於引發了八國聯軍之役，京師蒙塵，慈禧挾持光緒皇帝倉皇西奔，聶士成的武衛左軍，在京津一帶幾於全軍盡墨，所殘餘的一支人馬，從河北退入山西來保慈禧、光緒的駕。庚子冬天，武衛左軍盧葵卿一營開進大同，一名書記官營口人徐椿齡偶然在一家商店裏見到孑然無依的徐永昌，這家商店正是徐永昌的一位父執開設的。徐椿齡見徐永昌彬彬有禮，聰慧可人，問了幾句他的身世，更對這無依無靠的孤兒，激起了深切的同情，又鑒於姓徐的五百年前是一家，便很誠懇的問徐永昌道：

「既然你無家可歸，何不跟我到隊伍裏去，說不定來日還可以博個前程。」

徐永昌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十四歲起，他便開始了行伍生涯。

由於徐永昌年紀太小，一時補不上缺，只好暫時跟在徐椿齡身邊，充任勤務打打雜。武衛左軍的殘部跟着慈禧、光緒走，打山西大同起，貫穿全省下西安。駐紮到壬子和約簽訂，兩宮回鑾，武衛左軍又護蹕入豫返冀，護送慈禧、光緒進了京師，部隊駐在琉璃河，庚子八國聯軍之役前，清廷費盡氣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武衛全軍，就在那一仗裏敗的敗，潰的潰，只剩下一支袁世凱拉到山東去的武衛右軍了。殘餘各軍整編合併，盧葵卿的這一個營併入了毅軍馬玉崑部。在琉璃河駐紮的那一段時期，部隊方始算是稍微安定了些，徐永昌得着點空閑，立刻溫書習字。

進學堂考倒數第二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徐永昌二十歲，徐椿齡給他補上了一名兵，喫一份糧，拿一份餉。這以後他便在毅軍之中干役，先後在南苑、通州、平泉、呼蘭等地駐紮。徐永昌走遍了北五省和長城裏外，增加了不少見識，同時也喫過了不少苦頭，百鍊成鋼，由而鑄成他精神意志的堅強。在長官袍澤中，大夥兒對他的印象是老實，誠懇，知書識字，將來一定有出息。因為，當年清軍裏面，莫說士兵，連行伍出身一個大字不識的長官也頗不在少。例如往後接替馬玉崑統率毅軍方面的大將姜桂題，就曾把他的大名寫成了姜掛麵。如像列兵徐永昌，還真够得上是優秀的人才哩。

不論讀書做事，徐永昌都能百折不回，持之以恆。有一年他得了傷寒症，來勢汹汹，徐椿齡對他非常愛護，唯恐他在部隊裏沒人照顧，特地把他接到自己家裏去住。徐永昌在徐椿齡家稍微病好了些，首次在徐家讀到了春秋左氏傳，一讀之下就發生了極大的興趣，病癒後他常常到徐家去借書看，一部讀完了再換一部，讀書從不半途而廢，使徐椿齡對他更加稱道。

等到徐永昌博覽羣籍，略窺門徑以後，他已能悟出相當的道理，認為一個人立身行事，惟在求己，即使才

傳記精華

二〇八

從列兵到陸大畢業

那位管帶欽佩他的誠實與勇氣，不但准他離開隊伍，還特地爲他設法。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他自己也冒着相當的危險，把徐永昌給介紹回毅軍去，居然還升任毅軍新兵營哨長（連長），這才讓徐永昌逃過了上級查究的那一關。

清帝退位，民國成立，國民革命初步成功，毅軍仍然在京畿一帶佈防。孫中山先生舉袁世凱自代，任臨時大總統，派蔡元培率歡迎團北上，敦促袁世凱實踐諾言南下就職，袁世凱不欲放棄北方巢穴，北洋系軍人又恐袁世凱一走，他們亦將編遣裁汰了，從而釀成了北京兵變，北洋勁旅曹錕的第三鎮（師）縱火劫掠，大鬧北京城。當時北洋各軍人心浮動，羣情惶惶，參加搶劫行列者所在多有。徐永昌時正駐防新城，他聞變後立即佈崗哨，彈壓搜捕，逮到了不少亂兵，截下了無數贓物。翌日亂事稍定，徐永昌所部一介不取，將贓物悉數歸公，使徐永昌這一名低級軍官，受到北京軍要的另眼相看，都認為他治軍有方，訓練有素，尤其愛重他的光明磊落行徑，這是徐永昌在北洋軍中嶄露頭角之始。

但是徐永昌具有強烈的求知欲，他認定充實自己遠比升官發財爲重要，因此他一有機會便毫不猶豫的放棄職位，繼續進修，再好的工作環境也留他不住。民國元年夏，「北洋之虎」段祺瑞任陸軍總長，段氏首席智囊徐樹錚出長軍學處。他們兩人在陸軍部之下設立了一所將校講習所，由中德教官分司教職，程度相當的高，將校講習所一招考，徐永昌馬上就辭卸哨長職務應試，獲得錄取。使他在得到進修一年又半的機會之外，尤且取得了報考最高軍事學府——陸軍大學的資格。所以，當民國二年冬，徐永昌在將校講習所畢業，准索有軍軍團

舉考取了陸軍大學第四期。

在陸軍大學第四期就讀時期，徐永昌的老師們一再給他最佳的考評：「每於野外戰術實施，或參謀旅行，其作業皆具獨特性，不苟同。」

讀到了民國四年夏季，袁世凱陰謀洪憲稱帝，那一年冬天，眼看洪憲醜劇即將開鑼，孫中山先生派員分赴各省，策動全國同胞一致討袁。陸大四期同學誰也沒有想到，平時沉默寡言，嚴肅不苟，對於所有學科一概都不放棄的徐永昌，竟會毅然決然離校他往，參加了孫先生所號召的討袁行列。他在民國五年春自北京陸大悄然南下，原先是想到浙江有所活動的，可是當徐永昌僕僕風塵，方過嘉興，即已聽到浙江宣告獨立的消息，他只好折回山東，參加居正所組成的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當今 總統蔣公奉孫先生之命出任中華革命軍參謀長，尚未及趕抵濰縣指揮軍事之前，徐永昌代居正、吳大洲等就地取才，組織了一個參謀廳。不久，五月五日袁世凱憂憤致卒。孫先生電令中華革命軍說：「袁死，內外情勢大變，應按兵勿動，候商黎解決。」帝制戰爭業已獲勝，徐永昌在當年秋初就回到了陸軍大學，聲色不動的繼續學業。

陸大畢業以後，徐永昌和華北民黨領袖、國會議員續桐溪，以及孫岳等革命同志討論國是，決定進止。他遵從這兩位好朋友的勸告，堅辭外調，改任陸軍訓練監編輯官，主要的用意即在於三方合作，一致着手，在北洋軍的腹心地帶，創出一支革命的力量來。續桐溪字西峯，山西崞縣人。他曾在徐永昌作此決定的時候，十分興奮的跟他說：

「我做事的決心，消沉已久，只有如今會見了你，使我精神大振。」

續桐溪又曾鼓勵徐永昌說：

「做任何事業，求同事而不覓求將來的接替人，光在求能够幫忙自己的，那就是第二等人物。我把你當作

高陽豪傑蠡縣鋤暴

老者却駭怕得很，他雙手直搖的說：

「使不得，使不得，您是個讀書人，怎能做這種事？萬一鬧出了人命來，誰能担当得起？秀才先生，這可萬萬使不得的呀！」

老者這麼說時，直惱得行俠仗義的孫岳無名火起，他暴跳如雷，挺起刀來往老者的面門上一幌，厲聲喝道

「你有家破人亡的大仇都不敢報，簡直枉披了張人皮，還不如宰了你吧！」

老者無奈，唯有跟着孫岳，回到蠡縣他的家鄉，引領孫岳摸到那名地痞的住所。孫岳叫老者在牆沿下等着，他自己攀過院牆，挺刀步步深入。老者等了半晌，但聽見孫岳又在翻牆出來了。月色輝映，如同白晝，那老者一眼瞥見孫岳手裏拎着個血淋淋的人頭，就嚇得渾身發抖。可是孫岳還偏將人頭舉高一點，讓老者看個清楚，他殺的是否那名地痞？

老者猛烈抖戰的答道：

「是……是的。」

孫岳便在月光之下，正色的告訴老者說：

「我自己做的事，自己担当。你放心，我決不會牽連你的。」

他叫那位老者自行回家，取出預先寫好的一封信，致蠡縣知縣，說明那地痞的諸多不法罪狀，他殺他的始末緣由，無非是拔刀相助，除暴安良。孫岳還警告那位知縣說：假如他再不知悔改，助虐爲惡，欺壓百姓，他

還要到蠡縣來對他加以懲戒。信末，孫岳寫上了自己的姓名籍貫，連信帶人頭，都掛在城門頂上，次日一早，讓全城百姓都能見着。

自此，孫岳唯有離家遠走，逃亡外鄉。他棄文習武，投身陸軍學校，畢業後當了一名排長，再跟徐永昌一般的繼續深造，也讀到陸軍大學畢業，成為徐永昌的前期學長。起先，派在北洋第三鎮當參謀官，那時候他就參加了同盟會，致力於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民國元年，他因為第三鎮統制（師長）曹錕的多方排擠，在第三鎮就不下去。孫岳便到南京去投奔革命政府。當時有少數同志曉得他在袁世凱的北洋軍中頗久，疑心他是北方派來的密探，不大願意跟他接近。孫岳人地生疏，他只好在一位朋友家裏借住。

一日，忽然有人知會他說，就在這一兩天之內，可能會有人前來行刺，叮囑他小心提防。當夜天降大雨，孫岳聽見外面有敲門的聲音，俄而，大門一開，槍聲頓起，孫岳總算機警，他立刻翻窗越屋而逃：身穿單褂褲，直逃到金陵大學後面的稻田，在稻田裏躲到天亮。看見有一位金陵大學的學生出來行深呼吸，那學生以為孫岳是賊。孫岳連忙向他解釋，並且向學生借他身上的長衫，學生挺慷慨的答應了，連同衣袋裏的一塊大洋也奉送給他。

孫岳走上大街，越想這事越覺得蹊蹺，不過他想來想去，終於給他想出了道理。他從北京到南京，又曾在北洋軍裏耽了那麼些年，若干南方同志不曉得他的底細，那知他在二十鎮（師）發展革命組織，進行灤州起義，差一點就在南北議和之前先把清廷剷除。以及他早年參加同盟會，和張繼相互連絡的種種事實經過，當然免不了要對他發生懷疑，把他當袁世凱派來的奸細。這並不是少數同志對他歧視，而是預為防範的必要之舉。——想定了以後，孫岳終能懺悟自己一到南京就躲躲藏藏，委實太不妥當。因此，他喊黃包車拉他到留守府去，他要正式向南京留守黃興報到。

可是，那件金陵大學學生的長衫又短又窄，孫岳又在稻田裏匿身大半夜，連鞋帶襪，兩腳塗滿了稀泥。黃包車伙一看他這副狼狽模樣，搖頭拒絕拉他到南京城裏高高在上的留守府。孫岳只好跟黃包車伙說好話，把身上的一塊大洋全都給了他。這才到達留守府見着了南京留守黃興，還有好些位革命同志。

復辟醜劇老段猴戲

不但一場誤會解釋清楚，黃興立刻便挽留請孫岳出任留守府參謀長，旋不久，又派他爲駐江北的第十九師師長。癸丑（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次革命，孫岳曾赴江西，會晤江西都督、民黨同志李烈鈞。李烈鈞給他一個廬山鑿牧督辦的名義，撥了四萬塊大洋給孫岳，請他北上連絡同志，繼續討伐袁世凱。這是李烈鈞的一着穿心攻勢，後來果然收到相當的效果。

孫岳在北京主持討袁的第一步，便是深相結納華北民黨領袖、國會議員續桐溪。然後，再跟英年有爲，機智深沉的徐永昌相攜手。三位同志在華北核心地帶，構成了一個鐵三角。

民國六年，由黎元洪、段祺瑞府院之爭，而導致督軍團之叛，然後黎元洪引狼入室，任讓辦帥張勳演出「復辟」怪劇。當時，孫岳重又打進曹錕陣營，擔任曹錕的顧問。徐永昌時在北京，眼見張勳入據北京的定武軍不過三千名左右，認爲撥亂反正，機不可失。他馳赴保定，和孫岳竭力勸促曹錕出動兩個團，北上入京，必可建此段祺瑞所自詡的「三造共和」之功。可是曹錕庸碌，優柔寡斷，斷非段祺瑞「出爾反爾」式的明快舉措所可比。曹錕意存觀望，遲疑不決。徐永昌便快馬加鞭，北上天津，謀諸華北民黨領袖續桐溪。由於續桐溪的介紹，徐永昌在天津見到了同鄉李鳴鳳和陸建章。李鳴鳳字岐山，山西安邑人，辛亥革命，武昌首義，他曾在山西運城起兵響應。陸建章籍隸安徽蒙城，字朗齋，他是袁世凱手下，繼國務總理、內政總長趙秉鈞之後的第二

號特務頭子。民國二年袁世凱毒斃趙秉鈞，陸建章便繼而出任北京軍政執法處處長。民國三年白狼巨匪聲勢浩大，陸建章外調第七師師長兼豫陝勦匪總司令，代段祺瑞專門剿滅白狼。尤且陞上將，率部駐紮潼關，三年七月，升任陝西督軍，五年袁世凱帝制戰爭失敗，陸建章被陝西鎮守使陳樹藩驅逐出境。六年（一九一七）張勳復辟之役前後，陸建章猶在京津一帶投閑置散，時思狡逞。只是他自己早已失却有力靠山，部眾悉數瓦解。僅存一支和他頗有淵源的隊伍，陸建章一手提拔的馮玉祥所部。

馮玉祥也是少小投軍，行伍出身，但却由於陸建章的加意栽培，當時已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長，他正率部駐紮在京津之間的衝要地段——廊坊，跟駐防通州的張錫元第四混成旅，兩支部隊一加起來，不但兵力超過張勳的定武軍，而且由廊坊和通州兩路夾擊，就足以制張勳的死命，陸建章很想立此不世奇勳，作他東山再起的資本。所以他對徐永昌的計劃表示全力支持，他給馮玉祥寫了封親筆信，命他舉兵討逆、把張勳撵出北京城去。

——徐永昌便和李鳴鳳先到廊坊訪馮玉祥，再赴通州晤張錫元，那裏想到，馮玉祥這會兒正在待價而沽，他怎會給無權無勢一手培植他的陸建章拚命賣力？他躲在京西三家店附近的天台山上，給徐永昌來個避而不見。張錫元哩，他得了徐、李二人送去的一萬大洋開拔費，倒算是立刻領兵出動，七月二日便順利無阻的開進了朝陽門，眼瞧着兩軍對陣在即，討逆之戰立將揭幕。可是，「北洋之龍」王士珍，當上了偽朝的議政大臣兼參謀大臣，也參加了那沐猴而冠，荒唐胡鬧的行列，他是張錫元的老上司，派人到張錫元那邊一勸，張錫元當天便奉命唯謹，勒兵而退，一萬大洋白進了腰包，必得段祺瑞在天津策劃，馬廠誓師，馮玉祥才一招便到，親赴天津跟段系健將段芝貴、傅良佐見了面，談好了條件，這才打個衝鋒，會合第三師曹錕、第八師李長泰等部，一仗打垮張勳，結束了復辟醜劇，讓段祺瑞獨得「三造共和」之功，然後由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北洋之犬」馮國璋代行北政府總統職權，利用張勳吓跑黎元洪，再討伐張勳使段祺瑞復職，馮國璋扶正，北京城裏，依舊是

北洋系的天下。明眼人一望而知，這是段祺瑞一手導演的連台好戲。

奔走南北斡旋軍界

革命將領徐永昌，居然也會在北洋軍中于役過一段時期，乍看起來，似乎是不可思議之事。然而，却事實如此，即徐氏本人，亦從未諱言，而且每度提起輒津津樂道。原來徐永昌到北洋直屬首領曹錕所辦的「直隸軍官教育團」充任一名教官，不僅是因為他的摯友、同志孫岳殷殷促駕，而且他還抱有一個極為大膽的策反計劃，方始屈身而就的。徐永昌的此一計劃果若有成，那麼，所給予北洋軍——曹錕的打擊就相當的大了，說不定可以因而促使北洋軍的早日崩潰，革命軍的提前北伐，欲知這一件事的內幕，勢必要從頭說起。

時在民國六年冬，袁世凱已逝，張勳復辟亦已救平，北洋系仍還是由段祺瑞當家，曹錕正在春風得意，一步步的往上爬，就在這個時候，孫岳從曹錕那兒，得了個直隸軍官教育團長的位置，他請徐永昌前往設在廊坊的該團担任教官，代他負責主持全盤業務。孫岳唯恐徐永昌不屑在曹錕的手下任事，兩人一見面，便意味深長的跟徐永昌說：

「大丈夫做事，有時候也不妨拖泥帶水。這一年多以來，我從旁觀察，你老弟立身處世，似乎有嫌太拘泥了些。」

徐永昌當下就坦率誠懇的回答他說：

「這一點，深願我們今後相互勉勵。不過，您在曹仲珊（曹錕行三，號仲珊）手下，決不能期望太高，想在他這方面求發展。最好是弄個一團甚或一營騎兵帶帶，一旦遇着機會，我們就可以鑽隙而出，縱橫大江南北，截阻北洋軍再舉南下。」

孫岳認爲他這個大方針很對，兩位同志決定從設法掌握一小部份北洋兵力，再率部南下，響應中山先生在廣州戡亂護法。可是，北洋軍閥，對孫岳、徐永昌等一向看作「非吾族類」，防範嚴密，焉有叫他們指揮隊伍的可能？民國七年春，馮段交惡，奉軍入關助段祺瑞，直隸軍官教育團奉令遷移保定，孫岳趁此機會，走了一趟湖北廣濟武穴，跟駐兵武穴的馮玉祥會晤。遷校事宜，仍由徐永昌一手包辦，他只花了三天時間，便將軍官訓練團搬到保定繼續上課。這一個直隸軍官訓練團，由於徐永昌的教導有方，造就了不少優秀的軍事幹部。不過，後來這些幹部，都不曾被北洋軍或曹錕所用，大部份都投身於往後孫岳所建立的國民第三軍。

主持軍官訓練團時期，徐永昌曾有一次冒險之舉，他陪同續桐溪，間關赴粵，晉謁中山先生。到廣州時中山先生業已赴日，當時于右任在陝西編組靖國軍，出任總司令，正受厄於一度督陝的陳樹藩，情勢相當危急。徐永昌和續桐溪滿心希望能够保全這一支革命武力，特地遶道香港、越南、昆明，見唐繼堯，再自昆明取道貴陽重慶抵成都，晤熊克武，請這兩位滇川靖國軍總司令迅即出兵援陝。徐、續二人曾經隨川滇聯軍北上，聯軍在四川廣元受阻，急切難以推進，續桐溪便和徐永昌分道揚鑣，續桐溪改道入陝西，徐永昌折向保定，他繼續在直隸軍官教育團任教。

陝西靖國軍仍然在繼續奮鬥，艱苦作戰，民國九年春，續桐溪、李岐山、續範亭、鄧寶珊、馮欽哉等都在渭南一帶堅守據點，力抗北洋軍。徐永昌斷然捨棄軍官教育團的職務，間關西行，共赴患難。他針對靖國軍的險惡處境，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意見，建議續桐溪糾合同志，每人召募一二百人，得十餘桿槍。然後放棄陝西，經略甘肅平涼，西取蘭州，統一甘省，而在西北建立一個革命根據地。續桐溪對他的意見表示贊同，但却苦於這幾百桿槍也無從搜求。徐永昌再勸李岐山放棄陳樹藩所派的渭北游擊司令，率領他的人槍西進圖甘，李岐山躊躇莫決，徐永昌由而判定陝事已無可爲，告辭而去。

。這一年多，冀南多年的匪患已告根除，但是徐永昌還怕餘匪死灰復燃，他將冀南劃爲三區，分別派定指揮官，負責搜捕殘匪。到民國十二年冬曹錕賄選總統，惡名滿華北的十大匪首或死或逃，早已無一倖免。十三年五月，徐永昌調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一團團長，戍守定州。

民黨同志續桐溪、劉守中，都住在孫岳防區之內的邯鄲叢台。他們認爲孫岳、徐永昌既在北洋軍中握有一支部隊，所佔的地盤又很衝要。因此一再馳函勸促孫徐推翻曹錕和吳佩孚，進取北京，結束禍國殃民的軍閥統治。孫岳覺得這事很爲難，徐永昌却凜於春秋大義，反對以下犯上。他認爲如果要打倒軍閥，就得先脫離北洋軍陣營，然後堂堂正正，師出有名的幹，倒戈反指不是大丈夫的行徑。所以，當民國十三年第二次直奉之戰又起，馮玉祥奉曹吳之命赴灤平指揮，胡景翼部集結唐山任總預備隊，孫岳出任京師衛戍司令。續桐溪、劉守中和孫岳開始進行密議，如何趁此機會推翻曹吳？電促徐永昌入京會商，徐永昌即曾侃侃然的說道：

「曹吳當權政治固然沒上軌道，但是他們總算還曉得有國家、人民的存在。我們大可以提出建議，請加以整頓改良。如今要置發兵挑起內戰，禍國殃民的奉系軍閥不問，反而先倒曹吳，我認爲這是名不正而言不順！

代理國民三軍軍長

推翻曹吳之議從而僵持，續桐溪和劉守中異口同聲的說：

「推翻曹吳一舉，勢在必行，禹行（孫岳）都已經決定了。他還要聽聽你的意見，祇不過因爲他凡事都尊重你的主張。」

聽說孫岳都已經決定了要幹，徐永昌便跟孫岳表明態度說：

「我們兩個論私交是知己，論公誼你是長官。所以不論公私你都可以指揮我。今天這樁大事，你要是問我意見，我不同意。倘若你對我下命令，我只有照辦。」

孫岳無可奈何的笑着說：

「那麼，你就權當我下命令吧。」

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所謂「首都革命」，就這麼三言兩語的決定了。

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一大清早，馮玉祥回師北京，倒戈曹吳，把曹錕囚禁在延慶樓，擁段祺瑞爲臨時執政，更重要的是迅即着手編組國民軍。國民軍下轄三個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馮玉祥，副總司令兼第二軍軍長胡景翼，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孫岳。曹錕被囚，吳佩孚率領少數殘餘由天津出海往南逃。國民軍和奉軍都忙於收編直軍潰敗的隊伍，加速擴充實力。孫岳的國民三軍擁衆一師六個旅，他請徐永昌當師長。徐永昌却自願退居第一混成旅旅長，他向孫岳說：

「我們這次革命，倉卒間成立了這麼許多部隊。你又多病，如果我驟然陞任師長的話，說不定別人還會以爲我有什麼企圖呢。」

徐永昌的第一混成旅，下轄三團，又四個獨立營，駐防保定，負責肅清平漢鐵路北段的直軍，很打了幾次仗。十四年年初，段祺瑞任命孫岳爲豫陝甘剿匪總司令，還當面允准他入陝則督陝，入甘則治甘，換言之，也就是打到那兒，那兒就是他的地盤。這次進軍，對於孫岳的事業，不用說是相當的重要。所以孫岳請徐永昌打頭陣，出任國民三軍第一路總指揮，統率全軍南向，然後西進。七月初，徐永昌揮師入潼關，陝督吳新田親率北洋第七師在臨潼佈防，還有李虎臣緊跟在徐永昌之後，田玉潔窺其側，就等着徐永昌、吳新田兩虎相鬥，必有一傷，他們隨時準備漁人得利。

徐永昌決定速戰速決，擊潰吳新田，擺脫李虎臣、田玉潔兩頭兀鷹的覬覦垂涎，他分遣奇兵渡過潯水河，摧破吳新田的北洋第七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進駐西安。孫岳如願以償，當上了陝西督辦，徐永昌也升任第一師長，兼陝西警備司令。他正在調兵遣將進入甘肅，段祺瑞却又出爾反爾，把徐永昌手到擒來的甘肅督辦一席，昇予了馮玉祥。

入陝之前，國民二軍軍長胡景翼病逝，岳維峻任第二軍長。十四年九月，他把徐永昌請到開封去，退到武漢的吳佩孚也派遣代表來開會，籌組聯合陣線，聯絡東南五省總司令孫傳芳共同討奉。徐永昌曾爲岳維峻策畫，與他和吳佩孚化敵爲友，不如利用靳雲鶚，組成國民第四軍，儘量吸收吳佩孚的舊部，瓦解吳佩孚的勢力，再跟靳雲鶚攜手。

岳維峻連稱此計大妙，但是他却遲疑遷延而不能用。徐永昌鑒於國民三軍殆無入甘之望，在陝西又補給困難，他必須打開一條生路，於是不管岳維峻怎麼辦，他仍然和孫岳放棄陝西，領軍重出潼關，十一月初，過鄭州北上，跟奉軍驍將，直隸督辦李景林，惡狠狠的展開了一場鏖戰。將李景林一軍擊敗，連克保定、蠡縣、任邱、大城，終於拿下了天津，孫岳出任直隸督辦兼省長。然而，這以後却由於靳雲鶚舊部在魯南觀望，孫傳芳率部開到徐州，就此坐山看虎鬥。李景林和張宗昌組成了直魯聯軍。十五年春，奉軍再度入關，和直魯聯軍夾擊孫岳、徐永昌。吳佩孚部又趁機北上，混水摸魚，國民二軍首先在豫西被擊潰，一軍撤到綏遠五原，馮玉祥下野，北走蘇俄，只有徐永昌的國民三軍第一師保持完整，翌同三軍其他部隊退保包頭。這時候，孫岳又有病，他請徐永昌代理國民三軍軍長，自己到五原去養病。

國民三軍在包頭從事屯墾，糧餉來源總嫌捉襟見肘，於是徐永昌自告奮勇，赴太原謁見晉軍總司令閻錫山，閻錫山早就欽重他的爲人，表示熱烈歡迎。尤其很慷慨的允許國民三軍入晉，劃汾陽一帶爲駐防地區。孫岳

也到汾陽的峪道河養病，不久又轉赴上海就醫。

潯沱河一戰威名揚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 蔣總司令的北伐雄師底定京滬，國民政府定鼎南京，山西、綏遠相率易幟，參加北伐行列，閻錫山出任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命徐永昌率領國民三軍進駐井陘，鞏固三省。十六年秋徐永昌配合閻錫山的晉綏各軍，掃蕩潯沱河之線的奉軍主力。他曾迫使奉軍全線向北總退却，徐永昌率部急起直追，越定縣，薄望都，晉綏各軍也分頭並進，勇往直前。糟的是忘却了鞏固後路，等到奉軍遶道突擊定縣時，晉綏各軍手足失措，倉皇轉向西路急退。徐永昌一得着消息，立刻拍馬奔馳，直到曲陽，攔住了率部西退的晉綏軍各將領，苦苦的勸促他們說：

「閻總司令僅率少數部隊駐在東長壽，正太路空虛。奉軍不消幾天就可以攻到太原。試問，到那個時候，列位豈不是無路可歸了嗎？當今之計，還是仍循原路撤退，由我的隊伍在獲鹿、平山一帶集結，仍然佈防於潯沱河一線，爲諸公却敵。」

就由於徐永昌飛騎追諸將，使山西局勢轉危爲安，閻錫山對他大爲激賞，委他以北方軍東路軍總指揮的重責大任，前方戰事全部交給他了。但是徐永昌對於全軍的進退出處一絲不容含混，他向閻錫山特別聲明，他個人可以接受閻錫山的委任，然而閻錫山必須保證國民三軍的客軍地位。閻錫山慨然應允，徐永昌方始從容佈陣，固守井陘山區。後來奉軍果然集結強大兵力，大舉來犯，都被徐永昌和晉綏軍的主將楊愛源，在井陘山區據險力抗，終使奉軍無法越雷池一步。國民三軍和晉綏軍將士合作無間，徐永昌和楊愛源併肩力戰，一時曾傳爲佳話，而使北伐軍中有徐家將與楊家將的說法。

到了民國十七年元月，蔣總司令兼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領導各軍繼續北伐。第一集團軍主力部隊之外，尤有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李宗仁。徐永昌且被任命爲國民革命軍第二路軍總指揮。夏初，他率領國民三軍和第三集團軍東路軍展開反攻，出井陘，越獲鹿，和沿津浦路北上的第一集團軍遙相呼應，但却在循平漢線北上之第二、第四集團軍之先，一戰強渡滹沱河，再戰直入望都城，奉軍紛紛稱降，兵威所及，終至又演出一次敵軍全線總退却。五月底，徐永昌輕車熟路，攻克保定。閻錫山命他在保定暫時歇馬，改派第三集團軍北路總指揮商震御尾直追，搶先一步攻克平津。

國民革命軍一、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在北平會晤，同赴西山碧雲寺謁中山先生靈，那真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最使國人歡欣鼓舞，額手稱慶的一幕。全國歸於一統，結束了北洋軍閥盤踞各地，爭戰撻伐，天災人禍持續一十六年之局。所有在北平舉行的慶典和盛會，徐永昌都一一參加，同時他也首度晉謁蔣總司令，當蔣總司令垂詢他對於國事意見，徐永昌曾建議定都北平，或者在北平設立軍事學校，漸次整訓北方各軍。

民國十六七年間是徐永昌戰功彪炳，名揚中外的光輝燦爛時期。唯一的憾恨，是他在攻克保定時獲悉孫岳在上海病逝，他曾爲知己之死痛哭一場，給孫岳舉行盛大追悼會，並且爲之迎靈發喪。孫岳的國民三軍番號，以及國民軍副總司令兼第三軍軍長名義，徐永昌一直代他保持到病逝時爲止，僅此一點亦足以顯現他的風義冠絕一時。孫岳死後，徐永昌始將國民三軍整編爲兩個師（馬延守、方克猷），一騎兵旅（呂汝驥）、一砲兵團（梁鑑堂），正式隸屬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的麾下，他自己則盡釋兵權，還我初服。一直到十七年秋天，方始奉命出任綏遠省政府主席。

主政綏遠人緣賑災

徐永昌一到綏遠任所，就碰上了兩大棘手問題：旱災與匪患。直鬧得民不聊生，遍地餓殍。徐永昌人緣好，他憑他的面子四出請援，於是東三省運送餘糧，華洋義賑會開築河壩，以工代賑，不但救了一方生靈，而且還給地方上帶來了新興建設，因此當時都說徐永昌在綏遠是「人緣賑災」。一面賑災一面剿匪，民國十八年春，雙管齊下的政策迅速奏效，土匪肅清，百姓各安生業，創痍滿目的綏遠從此獲得安定。

在綏遠政聲卓著，十八年八月，又調任河北省主席。徐永昌又要賑災了，原來河北水災旱災接踵而至，他呈請行政院核准在長蘆鹽斤增列附加稅，用這筆錢來設立河北農田水利會，鑿井濬泉，大興水利，從根本上解決。民國十九年的中原之戰，徐永昌仍舊堅持他的不以武力解決政爭主張，但是軍令下達，他又以服從爲軍人天職，遵令率部南下，進入河南。九月下旬，中央軍節節推進，東北軍張學良部大舉入關，閻錫山宣告下野，徐永昌却能在四面楚歌，一片征伐聲中，將所率領的部隊全部撤回山西，其實這也是他自始至終的內心願望，從而贏得了山西人所稱頌於他的：「全師而歸功尤豐。」

中原大戰落幕，徐永昌被任命爲晉綏總司令，偕同山西省主席商震。共同收拾殘局，辦理善後。事情一辦完，他立即辭職，脫下征衫，在省會太原定居，賦了一陣子閑。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役作，東三省淪陷，日本關東軍的侵略箭頭，無人詆知究將指向何處？而長江大水災之嚴重空前未有，第三次剿赤被迫半途而廢，兩廣猶在成立僞府，公然反叛中央。國家局勢處於危疑震撼，一髮千鈞之秋，徐永昌乃不得不重作出岫之雲，受命山西省主席。其實他的主要任務仍在奔走平津和太原各地，竭力協調各地軍政長官的歧見。在那一段時期，他經常沉痛已極的在大聲疾呼：

「外侮不足哀，屈辱不足憂，戰敗不足懼。當今我們所哀所憂所懼的，還在於我們是否能夠覺悟受侮的由來，而將這內在的原由一掃而空——我們應該知道：非團結無以禦侮，非自強無以圖存。力避內閥，各就己身

能力之所能及而爲之，國事前途，才有希望。」

日軍奪我東北，再犯熱河，北方局勢越來越嚴重了。民國二十一年九月，軍事委員會在北平成立分會，徐永昌在華北人事協調，和力量團結雙方面，都有卓越的貢獻。同時，對於山西省政，也迭有興革，頗多改進。這一年的冬天，蔣委員長在武漢召見，殷殷垂詢，徐永昌都能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提出了不少的建議。蔣委員長曾嘉許他是一位極愛國者，對他所提的意見無不表示嘉納。由於蔣委員長的目光如炬，知人之明，使徐永昌自此一再受到他的倚重。漸漸的，徐永昌將從地方封疆大吏，被徵召爲翊贊中樞的要員了。

徐永昌每每能對重大問題表示他鞭辟入裏，一針見血的意見。例如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他奉召再赴武漢，然後直到江西前線視察剿赤軍事。武漢行營祕書長楊永泰曾經問起：赤匪既已勢窮日蹙，就殲在即，未來的軍事、政治究該如何處理？徐永昌就坦率的指出楊永泰的看法實嫌過於樂觀，徐永昌提出警告說：

「軍事愈接近成功階段，愈應戒慎戒懼，誠惶誠恐。如今匪勢雖已稍殺，但是我們對於造成匪亂的原因，和赤匪的來源，似乎還不曾注意及之。這就需要我們來日努力於辦理善後，和積極的從事教育工作了。因爲我們今日所剿的赤匪，正是前所養成的，而今天也就是未來時日的先前！」

一鞭一痕針針見血

二十四年春，共軍二萬五千里流竄，自川北和西康、甘肅竄入陝北，共軍的殘餘兵力不過數千，陝北又是地瘠民貧，幾同不毛之地。一般人都以爲剿赤工作已近完成階段，朱毛殘餘，充其量不過癬疥之疾。唯有蔣委員長和徐永昌獨具慧眼，蔣委員長命張學良率東北軍入陝剿赤，徐永昌則力請蔣委員長組織參謀團入陝，指揮剿赤軍事，同時監督陝西政治，以免陝西用兵之際政治不良，反將導致赤匪乘機煽惑，擴充他們的力量。

量。徐永昌這一項卓見，立即獲得 蔣委員長首肯。

同年，日本軍閥向我河北、察哈爾兩省加緊壓迫，步步進逼。徐永昌西顧陝北刺赤軍事，東籌應付日本侵略之道。一心一意報答 蔣委員長特達之知，憂勞國是，竟至於心力交瘁，觸發宿疾，吐了不少的血，就此罹染咯血重症，被送到北平去就醫。在醫院裏，徐永昌仍然遍覽報章，深入研究國家民族福禍安危的重大問題，經常都有披肝瀝胆的名言讜論，沉痛之語發表。例如他向請教軍事、外交的人士慨乎言之的說：

「日本人的得寸進尺，固然是他們既定的侵華國策。可是，從另一方面看，也是由於國人的不識無見，方始助長了他們的凶焰。日本侵華得手，幫他們忙的正是我們中國人。現在日本國策係在極力阻撓中國的統一，凡是有統一中國的力量，在日本人的心目之中，就跟他們最畏懼的 蔣委員長一樣。至於所謂日本政府不願和國民政府獲致諒解這一類的說法，喪心病狂，垂涎漁利的人不妨想想，我們中國現在還經得起倒了這個國民政府，而另外再組織一個其它的政府嗎？可歎啊，世間以弱事強已經很難。以愚事智那豈不是更要難到無以復加，更不必提那幫漢奸走狗的視顏事仇了！」

這一番話，是徐永昌在民國二十四年養病北平時所講的。對於四年以後，民國二十八年叛國降敵的汪精衛、周佛海等而言，猶仍不失為晴天霹靂式的當頭棒喝。

徐永昌在醫院裏聽說中央將若干中日交涉視作地方事件，因而聽任地方官員與日本武官直接折衝交涉。他憂心忡忡，伏枕上條陳於 蔣委員長，極力表示反對，徐永昌在條陳中說：

「如我政府與日政府直接交涉，是我之對手方祇有一個日本。否則，各地方負責者將遭遇多數之日本對手。蓋每一日本武官均將藉此在中國獲得巨大之利益與成就，以此每一名日本武官猶如一日本國。中央不求對唯一有代表性之日本政府交涉，而任由地方當局對多量無代表性之日本武官交涉。其間利害得失，可以不待智者

而辨。」

蔣委員長接獲徐永昌的條陳以後，旋即覆電嘉勉，嘉勉電文中且有：「一鞭一條痕，針針見血」之語。並且電召徐永昌入川磋商要事，但却由於徐永昌纏綿病榻，無法成行而未果。這一年上，徐永昌授陸軍上將。

內蒙古德王在日本收買之下公然附逆，通電獨立，烏蘭察布、伊克昭西二盟的十二旗王公，却由於素來和晉綏當局接近的關係，通電內附，內蒙劍拔弩張，風聲鶴唳，中央指派徐永昌爲代表，赴綏遠策動設立綏境各蒙旗政務委員會。這是很繁重的任務，同時徐永昌又是不作第二人想的最佳人選。他大病未痊，但却力疾前往，圓滿達成使命。二十五年二月十日，行政院特派閻錫山爲綏境內蒙古各盟旗地方自治指導長官，適時與設在百靈廟由德王主持之偽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相對抗，徐永昌又立下了籌邊的一功，及時防堵日寇的步步侵逼。

徐永昌剛回到北平，共匪自陝北渡過黃河侵擾晉西，他以桑梓爲重，大局着想，又從北平馳返山西，協助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指揮軍民圍堵清剿，制止共軍東侵及竄擾綏遠省境的企圖，否則，就難免引起日軍進入綏遠的藉口了。圍剿入晉共軍期間，徐永昌曾電請中央調兵入晉協同作戰，他打算將共軍包圍在晉西，然後加以聚殲，然而相持到五月初，共軍鑽隙突圍逃回陝北。徐永昌直到山西境內全無共軍蹤跡，方因心力交瘁，請辭山西省主席，改任山西清鄉督辦，當中央派陳誠爲晉陝甘寧邊區剿匪總指揮，趙戴文繼任山西省主席後，他才算卸下了肩頭的這副重担，再回北平養病。然而在日軍源源開進華北，中日大戰一觸即發的嚴重關頭，徐永昌畢竟還是閑不下來讓他從容療疾的，他仍然僕僕風塵於北平、南京之間。

出長軍令受降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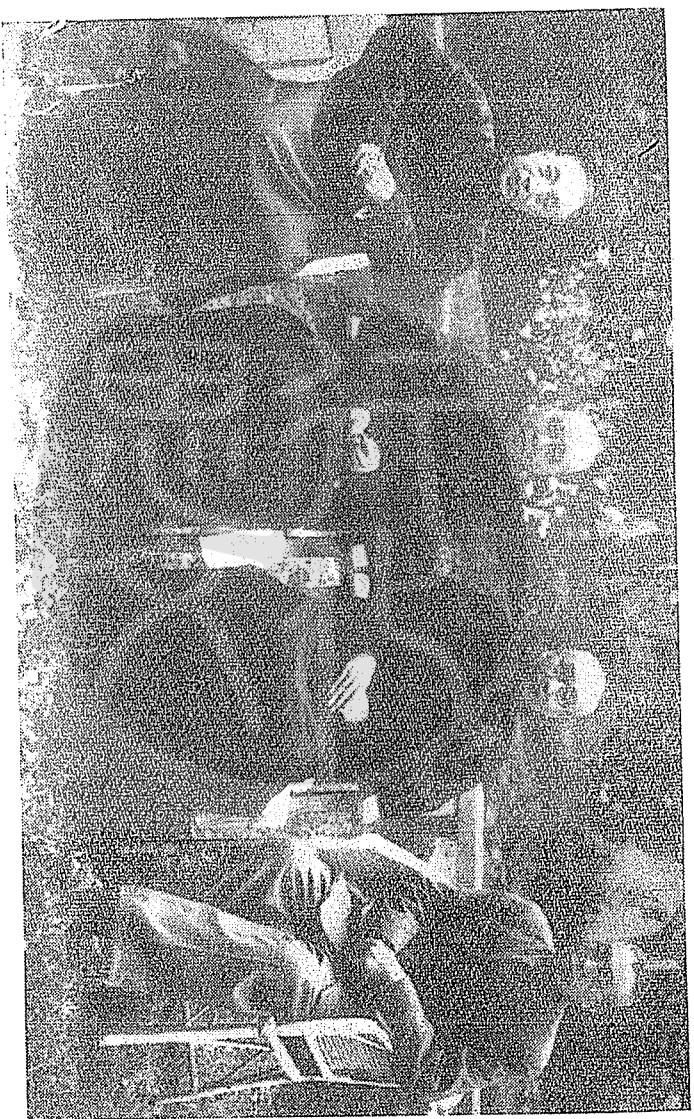
二十六年春，蔣委員長爲整訓師旅，積極構築國防工事，在軍事委員會人事部署上有所調整，調徐永昌爲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不久七七事變，中日之戰爆發，徐永昌受命爲保定行營主任，協助指揮第一戰區的戰事。就由於他洞燭機先，深知日軍侵華唯有速戰速決方可取勝，所以他利用華北地形，採取關隘奇襲戰術，猛挫日軍銳氣，我軍則安全轉入有利陣地，從容佈署長期抗戰，逐步迫使日軍陷入泥淖。二十七年春國民政府西遷，一月七日軍事委員會改組，分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部，徐永昌調任主持參謀作業的軍令部長，軍令部負責收集並研判敵情，釐訂最高作戰指導方針，以及全國各戰區的作戰大綱，職責極爲重大，國內的優秀人才，都以此爲薈萃之所。徐永昌的這一任軍令部長，從民國二十七年元月軍令部成立，一直做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以至於三十五年六月，出任陸軍大學校長之時爲止，在抗戰八年間他始終是最高統帥釐訂戰略時的得力助手。徐永昌在抗戰八年期間，軍令部長任內，他的許多卓越成就，特殊貢獻，由於國防機密目前仍然未能公開。不過，抗戰勝利國民政府特派他參加同盟國統帥麥克阿瑟受降典禮的中國代表團團長，代表中國簽字於日本投降文件之上，從此一曠世的殊榮，也可以想見徐永昌在抗戰八年期間的成就與貢獻，當然是無比重大的了。

三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徐永昌奉命出任此一最高榮譽職務，八月三十一日他飛抵日本橫濱，九月二日在東京灣米蘇里戰艦上接受日本投降。在簽字後曾應新聞記者之請發表談話，徐永昌曾發人猛省的說過：「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每一個在這裏派有代表的國家，也可以同樣的對於過去作一反省。假使良心反映有過錯誤，就應該勇敢的承認過錯而加以懺悔。」

徐永昌赴日受降之行，中外雜誌第十二卷第四期曾經獨家披露徐永昌當時逐日親筆寫下的日記，這是一份珍貴的第一手史料。

抗戰勝利後，徐永昌即膺任國民政府委員，三十五年六月，出任陸軍大學校長，先後當選制憲、行憲國民大會代表，三十七年多，孫科組閣，以徐永昌爲國防部部长，主要的任務是協調各方共挽危局。三十八年六月初，閻錫山組成戰鬥內閣，徐永昌改任政務委員。在這四年之間，中共播亂，大陸蕞符遍地，烽火連天。徐永昌奉蔣總統之命，爲國事奔走，協調各方，足跡遍及北平、太原、廣州、重慶、成都、昆明、甘肅、寧夏與綏遠。大陸淪陷之前，他率同陸軍大學全體員生，遷來台北，到民國四十年初，學制變更，他方始辭卸校長職務，改任總統府資政，十月，晉授陸軍一級上將。四十三年十一月兼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由於徐永昌畢生盡瘁國事，卓著功勳，政府爲策勵記功，迭曾頒授青天白日勳章、勝利勳章、一等雲麾勳章。中國國民黨並且選任他爲中央監察委員、評議委員。

徐永昌以一名無依無靠的孤兒，出身貧苦的家庭，終能發奮向上，苦讀成名，由勤務兵當到了陸軍一級上將、國民政府委員、軍令部長、陸軍大學校長，畢生廉介自持，確保令譽，無論在武衛左軍，北洋軍中，國民軍暨國民革命軍的將領間，一般的受到信賴和敬重，他的成功決非出自偶然。尤其不論領軍從政，岳武穆的「文官不愛財，武官不怕死」，徐永昌都是充份做到了的。他每次督率將士作戰，進攻時他在最前方，退却時他居於最後列，幾爲一成不變的鐵律。試看他代統孫岳的國民第三軍，直到孫岳病逝上海爲止，徐永昌始終都是代理軍長，從未真除，以致他一生輝煌的軍中資歷，自列兵到軍令部長、國防部長，獨缺軍長一級。徐永昌的講義氣，在北方軍確是普遍受到尊敬與崇仰。光明磊落，來去分明，尤爲徐永昌的天性。他在軍中，但凡營團以上的軍需一概組織聯合委員會，審查收支賬目，做到財政公開。歷任三省主席，交卸時一錢一物無不移交後任。平時他自己的薪俸收支，前後列了三大本賬簿，留示兒孫。徐永昌沉毅堅忍，不苟言笑，生活樸實無華，外表文質彬彬，到戰場上却又是叱咤風雲的一員勇將，主政三省，統兵數十萬衆，但却從未妄殺一人。一輩子



。念留影攝京南在月四年八十三國民，派愛楊，山錫閻，德景賈，昌永徐起左：要首四西山

傳記精華

愛國愛民愛部隊，同時也贏得長官、部屬和民衆的敬愛，這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本文之作承張錦富兄提供資料及照片，特此致謝。）

